

雪见草,荔枝草

程耀恺

和人的名字一样,某些草木也是先有乳名后有大的。大别山区就有一种野花,天寒地冻之时,人们很容易在雪地里发现它的绿色基生叶,故美其名曰:雪见草。春风一吹,雪见草开始抽蔓,叶片渐长渐狭,茎上生出分枝,分枝上现蕾,终于在四月伊始,花蕾次第绽开,我的外公晨起外出,见此情景,满心惊喜,道一声:哎呀,荔枝草开花了!

大约在一个月前,荔枝草就是跻身郊野的重要角色了。它的花细碎,颜色也谈不上艳丽,很难吸引人驻足,然而它的优势在数量,东一株,西一丛,你总不能视而不见吧。你若多看几眼,就能发现它的可爱之处,众多的花序梗,从小枝的顶端或叶腋间伸出来,像是要把整个植株护起来似的。这时你定会生出怜爱,甚或生出敬惜的吧。

荔枝草为唇形科鼠尾草属一年或二年生野草。茎直立,四棱,多分枝。基生叶丛生,叶片皱若癞蛤蟆皮,茎生叶对生,长椭圆形或椭圆状披针形,边缘具小齿。轮状聚伞花序,聚集成顶生或腋生的假总状或圆锥花序,花两性,花冠唇形,紫色或淡紫色,上唇直立而拱曲,下唇展开。小坚果。

常言道:女大十八变。许多小花小草也是如此。荔枝草就是我们身边最典型的例子。荔枝草属于冬绿型植物,它在秋季发芽,入冬前尽量把基生叶伸展开来,以便有效地利用冬天的阳光,然而那叶片,皱巴巴的,与癞蛤蟆的皮像极了,乏善可陈,简直就是灰姑娘一个。然而就是这样的基生叶,勇敢地在冰天雪地里坚守阵地,方才赢得“雪见草”的美誉。随着寒冷消退,春临大地,荔枝草就像脱胎换骨似的,茎一天一天拔高,茎上长出与基生叶完全不一样的叶片,主茎再分生若干小枝,从小枝的顶端与叶腋间,再抽出花序梗,花序梗上一粒粒花蕾,像待嫁的少女,静待四月南来之风……

冬天里其貌不扬的雪见草,一开花就变成了荔枝草。



草,还是那棵草;名字,却不是那个名字了。所谓女大十八变,是变了十八次抑或到十八岁这年大变?不得而知。反正,荔枝草的一生,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度过的。

阳光曝晒的村庄,卷曲不堪的一角,或许会夹有泛黄的往事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一对饥饿的母子就穿行在这个村庄。他们自皖北南下数百里,闪过五大三粗的荒径,栖息在这个村庄。有一天,期望或是偶遇的一碗饭,还有一床被,严严实实地填在他们与饥寒之间。

多年后,这位行将离世的母亲对儿子说:你出息了,一定要去找找,找到给我们米饭的那家人。

什么叫出息呢?就是饱暖而悯人饥寒,能给需要的人一碗饭,或是一床被,替饥肠辘辘的人抵挡饥寒。这个果真出息了的“男孩”,我见到时顿生敬畏:不是他学有所成,官至副部长,而是他置身庙堂,依旧对一碗饭铭记,不遮掩自己的往事,让曾经的卑微云散随风。

村庄不大,只有两十户人家,但问完每一个可能知晓往事的人,我们始终一无所获。将近五十年,几乎两代人,村庄的记忆荡然无存。直到问到一位大爷,我们才不得不不断掉了寻找的执念。大爷说:能给人一口饭,就给人一口饭,谁还问对方姓和名啊?

事实确是这样。特殊的年代,鱼米之乡的枞阳接纳过无数外乡人。他



欢畅 李海波 摄

接父亲来市区半个月后,他开始有点闷闷不乐,懒得上街,喜欢独自静坐在小区亭子里发呆,吃饭也没有胃口。他想家了。

父亲年轻时生活困苦,没条件吃大鱼大肉,饮食一贯清淡。看见厨房有妻买来的豇豆,我脑子灵光一闪,当即自告奋勇下厨,做一顿父亲喜欢妻儿也没吃过的“羊角饭”。

豇豆,老家称之为“羊角”,有N种吃法。红辣椒腌“羊角生”,酸脆可口,酸菜中的上品。干羊角是干层锅,羊角烧肉、浇头面的重要食材。在徽州,坐月子,重病忌口,干羊角也是产妇和病人不可或缺的菜肴之一。

羊角洗净,切成段,与肉丝一起炒至半熟。倒入七分熟的米饭中焖至全熟。在焖的过程中,小时候生活情景一幕幕浮现。父母在我一岁时的婚,父亲既当爹又当妈把我拉扯大。父亲不大会炒菜做饭,或生或烂,时咸时淡,是家常便饭。他做饭基本遵循哪样方便省事就做哪样,酸腌菜炒饭、冲鸡蛋花、做羊角饭、菜泡饭,力求省时省力。夏秋两季,我们吃得最多的莫过于羊角饭。父亲喜欢做羊角饭还因他不善种菜,菜园里的瓜果又少又小,可他种的羊角却多得出奇。父亲

往事中的悲悯

章宪法

们或睡在村庄的檐下,或将渴望的眼神拴在门框。一位同学的母亲,大饥荒时代流落枞阳,随后嫁给了村里人。后来娘家人富裕了,多方运作,将他们母子接回到老家江苏。糠箩回到米箩,是多么开心的一桩事。妇人上车时,莫名巨哭,听不出一丝欣喜。

漂萍一般的皖北妇人,村里没有一个人记得他们母子是如何离开村庄的。村民说:一个妇女拖一个孩子,那些年都是这样的。村民说:“江苏”的,“淮北”的,我们有就给他们一碗,总不能活活饿死人啊!“江苏”或“淮北”,是他们留给这个村庄的唯一符号。如同村庄外密密麻麻越冬的候鸟,只有颜色,或是鸟鸣。但他们善待万物,心存悲悯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在一个山乡工作,有一对村庄里的男女,前来办理婚姻登记。男子三十左右年纪,猥琐的眼睛恨不得在墙壁上啃下一块碎

屑。女子不到二十,无助的眼神让四周空荡荡。婚姻登记材料显示,女子是湖南长沙人。依照当时的程序规定,可以“合法”地为其办理婚姻登记。

但是,乡里的书记凭直觉认为材料有假,决定发函长沙。两周之后,女子的父母赶到了乡里,跪地痛哭,感恩不已——这女孩是个高中学生,厌学离家,遭遇拐卖。他们没有料到,能在异乡遇到“贵人”。

村庄无疑是这个女孩的恶梦。最令人欣慰的一件事,就是乡里再没有听到这个女孩的信息。失而复得的城里人,她会有怎样的结局呢?谋一份工作,嫁人生子,抑或低至尘埃,踩着尘埃过活,还是尘埃重新磨着双脚疼痛?无论什么结局,都胜不过老死乡间的芸夫。

有一阵子“拐卖人口”火爆网络,有人建议打听一下当年那女孩的情形,我断然拒绝。不是所有的事都需要“感恩”,不是所有的“感恩”都充满正能量,撕开别人的伤口,怎么说都是残忍。

还有一些特殊背景下来到村庄的人。在他们的人生低谷,饥饿的嘴张开在村庄,饮着村庄的水,嚼着村庄的谷物,渐渐融化在村庄里。他们又是那时村庄里最卑微的人,有一叠旧文档显示:他们当年最大的愿望,就是摘除头上的“帽子”,仰面朝天,赤脚踩在村庄与田塍,做村里人。毕竟是一群身份特殊的人,他们最终厄运退散,体面地离开村庄,又没有悬念地进入庙堂,或成为某一领域的一时精英。

前几天,无意中读到其中一个人的著作。他们如是描述着这个村庄:村无不愤懑之树,树无不愤懑之枝,周围的每一个人都黑不见底。他们将特殊时期的怨恨,重重地发泄在这个村庄。

悲天悯人,值得悲悯的不只是那些卑微的人。

羊角饭

谢光明

的羊角不是种在菜园里,是种在田埂上的。水田蒱过秧苗后,他用小锄头背在田埂一敲,敲出一个凹穴,把羊角苗的根放在凹穴里,再抓一把水黏的田泥盖住。待羊角抽丝,沿田埂插上细竹竿,此后啥也不用管,只需等待摘新鲜羊角。盛夏,羊角藤爬上竹竿,远远望去,水田犹如一幅画:整齐的秧苗,水光如镜的田,田埂的油茶树和一排排屏风的羊角藤。垂绥的羊角,是皇冠玉旒,在绕山风里轻摇慢动。中秋前后的秋收季节,父亲没有帮手,一个人紧张又忙碌,随手摘些羊角回家,用最快速度就做好一顿饭。

紫红羊角掺在白花花米饭里,柔软细腻,醇厚而清香,跟鲜红苋菜汤浇在白米饭里一样,饭吃起来有趣浪漫,是我最深的记忆。长大后,有一次去母亲家,她也炒了一顿羊角饭。母亲做的羊角饭更好吃,肉丝酸菜胡萝卜,葱姜蒜生抽鸡精,一应俱

全,且火候掌握得非常好,鲜嫩的羊角就像长在白米饭里,不烂不塌,有色有味。那一刻,我心想有妈真好。母亲问我:“妈做的羊角饭好吃还是你爸做的好吃?”她早就打听到我和父亲的平常饮食。我想说你们做的都好吃,话到嘴边还是实话实说:“我爸做的好吃。”母亲点点头,默默转身去厨房继续忙碌。那次回家,我把此事告诉了父亲,故意说,妈做的饭不好吃。父亲淡淡地说,“你妈做的羊角饭才叫好吃,我以前是跟她学的。”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恨母亲,把她说得一无是处。他老了,居然说起母亲的好来,实在使我感到意外。

焖好了羊角饭,妻子和女儿吃得津津有味,父亲却只吃了半碗。我不解,问他怎么不喜欢吃,是不是没烧好。父亲说,肉放多了。我忽然恍悟。父亲饮食清淡,是因他的内心早已安静,懂得清淡才是人间真味。